星期日

## 表光杯 / 星期天夜光杯

新民晚報

近二十年来,搬了几次家, 每一次搬家前,最费思量的就是 那些书该如何安顿,藏书都是一 本一本觅来的,跟了主人多年, 都有感情了,割舍不下的。

在灯下彻夜地研读新居的平面 专注和激情不亚干指挥官面对 作战图。还备了尺子,按比例东量西 量的,时时都在琢磨,哪里还能挤出 两三尺宽的空间,多安插一个书橱。

十年前搬家时, 用见缝插针法 新置办了大大小小 16 个书橱,藏书 显然放不下,有的书橱一格里塞两 排书,时间久了,书橱的隔板被压得 弯下来,只好每过一年,把隔板翻个 面,真是难为我家的书橱了。

客厅看着像阅览室, 书房更像 了,与喜欢的书相伴左右,随时可以 取拿,真有幸福感。读心仪的有期待 的书,我喜欢在家里没人的时候读, 把窗帘放下来,守着一盏灯读,像躲 在深山里,像远在天边。

可是,新的烦恼来了,不断有新 淘来书加盟,都堆起来了。原来设想 得美,添一本新书,必须去除一本老 书,而实际的情况是,对书的癖好是 戒不掉的。新书源源不断地添,老书 却藏得更好了。实在没法子,只能把 有的书藏在单位,有的安顿在小香

眼大无神,说的

它会突然抬起

了回应或者走到了自己的

身边,它才低下头,用下颚

勾一勾牛犊, 闻闻它的气

味,然后继续吃草:在耕田

犁地中, 耕田郎的呵斥声

会让它扭过头,那鞭子已

经高高举起了它竟然没有

看到,一定是鞭子打在它

身上后,它才会因为疼痛

黑又粗的睫毛密密地长在

牛眼大且明亮, 那又

而快跑几步。

比

男

人

堇九

数日 更

一定是牛。在泯沟边

吃草, 牛犊就在它的

头寻望许久,"哞、哞"

叫几声, 等到牛犊有



咕阅读之家。那些明着的,和地下的 书橱,累计真不少了。如今一堆堆的 书又垒起来,这件事是既快乐又操 心的

我写过一本《亲爱的书橱》。把我 珍藏的 喜欢的书按每一个不同的书 橱来介绍。写这本书时,费尽心力,其 间去美国,还带着书稿飘洋讨海。不 过这本书和我写的小说不同,到了市 场石沉大海了。我并不感到遗憾,作 者衡量一本书,在于投入了多少情 感,所幸的是,那是有价值的。

买书,藏书是我的天性,也是我 的幸运,我从认字起,我的父亲就给 我买书刊, 我关注的第一本文学书 是父母在阅读的《红岩》,当时书名 上的字我还识不全,就念成了"红山 石",别人都笑了,而父亲微笑着说: '她聪明,大概的意思并没有错。"后 来我陆续阅读了不少书,父亲会查 问我书里的情景,我乐干叙述事件, 描绘人事,从来不会串起来,也从来 没有表达不清的时候,爸爸总是欣 喜地倾听着,然后说:"不错。

被自己蒙住的眼睛

吴建国

它的眼睑上, 连吸血的羊

毛苍蝇,也时常落在它长长

的睫毛上。牛的眼睛里总是

水汗汗的, 像是噙满了眼

泪, 这样的眼睛, 在和人对

视的一刻,让人茫然而怜

悯,只能凭着想象读出它

的哀怨和劳苦, 也同时让

人感到纳闷和疑惑,这样

明亮的眼睛,怎么就看不清

是的,这是一个秘密,

近旁看不到远处呢?

国际青少年素质教育机构的营地

今天去了当地马寨人的家。一般当

里是靠烧柴供热水的。暮色中火烧木

柴的烟香令人亲切,这是记忆中童年

背着书包一脸不知愁为何物的孩子!

地人住的房子都是呈堡垒状由土砌成

的,而我们参观的这家人却拥有一个由

砖砌成的平房, 算是当地富裕的大户人

家了。房子的门前门后有很大的花园和

菜地,虽然绿草青青,但牛粪羊粪遍地

都是。房间的窗很小,室内很暗,家具

也十分破旧简单, 厨房发出一股难闻的

味道。非洲家庭的生育率很高,每对

夫妻都会生很多孩子,少则三个,多的甚至有十五

了解这个现状, 国际青少年素质教育机构组织了一系

列的取水活动。烈日下,我们行走几公里去河边取

水,然后由粗绳套着这些装满水的二十公斤水桶,绑

在头上背着走。大家二个人一组,轮流替换,几公里

路走下来,个个汗流浃背、头昏脑胀。取水是累人的

活,但在当地却全是家里女人干的活。很多女孩子是 带着水桶上学,放学后顺道取水回家。在肯尼亚,男

人相当休闲,传统上的体力活都是由

到了周末, 当地有大规模的集市

女人完成,女人比男人更勤劳。

肯尼亚普遍存在缺水问题,为了让志愿者们深刻

个,大部分家庭都靠大量饲养牲口卖钱维生。

返乡的味道。那时的我,就是一

-长兴岛风情录

其实,父亲在意阅读,是因 为他也是爱书人。父亲出生不 久我的祖母去世了,他是吃着邻 居,亲戚的"百家奶"长大的。我 的太爷爷是个举人,酷爱读书, 他常把从小失去母亲的孙子带在身

边,从而使父亲的阅读始于童年。 我女儿很小的时候, 家里实在

拥挤,我只得在我的书橱里辟出一 格放她的书,把她心爱的书齐整地 收藏好,后来家里能容纳新的书橱 了,首先给她置办了专属的书橱。

如今她的书橱很满, 那里有她 读博士的必读书, 更有她所痴迷过 一也是从她的漫长而成功的 阅读之旅中获得过灵感, 钟情而深 有感想的书, 那些书仍放在书橱最 醒目的地位,一打开书橱便能看见: 《胡萝卜须》《小妇人》《城南旧事》 《安妮日记》《少年天子》《16 岁少 女》《受戒》《源氏物语》《红楼梦》《理 杳二世》。

日子越来越忙了, 潜心阅读的 时间似乎在缩减。有时想到我辛劳 的书橱们,会有一丝不安。那里还有 些书,我至今还未读完。即使是活 到老,读到老,世上有那么多好书, 如何读得全呢。这其实是爱书人最 正常的伤心。



这是一个只有放牛郎 耕田郎等少数人才知 道的秘密:牛的眼睛, 是被自己蒙住的! 它 那浓浓密密的睫毛, 像一道"帘子"蒙在了 自己的眼睛上, 当所有物

体和景象从这道"帘子"里 诱过来以后, 映在它眼睛 里的物体和景象都是变形 的。门缝里看人会把人看 成扁的,这是人的经验。牛 从这道"帘子"里看到的一 切,都是模糊虚高和放大 的, 因此驾驭自己耕田犁 地的人,会变得无限的高 大伟岸, 让它感到威严和

牛因为自己的 睫毛蒙住了自己的 眼睛, 让它变成了 无怨无悔的劳作

者,它不会反抗,吃的是 草,干的是任何动物都无 法承受的重活。对于这样 的命运安排,牛自己全然不 知,它一生看不到直实的世 界,因此也无法感受真实的 自我;它生活在盲目和晕 头转向中,全部的日子,就 是吃草、拉犁和繁衍后代。

因此,保护牛的睫毛, 守住这个维持牛听凭驾 驭、专注劳作的底线,是放 牛郎耕田郎最重要的责 任。拔牛眼睫毛的孩童,会 被打个半死,而深秋里的 烧荒时节,恰是放牛郎耕 田郎最担心最害怕的日 子。红色的火焰不一定是 牛最喜欢的颜色, 但这是

田野里很少见到的色彩, 牛和所有的动物一样,对 鲜艳的色彩特别敏感,也 有本能的喜悦,它会驻足 凝望,会走近了把头凑上 去,用鼻子拱一拱稻草或 者枯草秆,闻闻火的味道, 就在这一瞬间,它的睫毛 被火烧掉了!

> 没有被火烧灼后疼痛 的感觉,一个新奇 的世界顷刻间出现 在了生的眼前,几 只羊在田埂旁吃 草, 鸭子在嘎嘎嘎

的叫声里欢快地啄食着 那群经常落在它背上的麻 雀,一会儿翻飞在天空里, -会儿飘落在田地间…… 牛这样昂着头张望着。动 物智商的高低,一定是它 自己与一个参照比较后, 对结论的反应程度! -! "牛的叫声撕心 裂肺,它的呼吸急促起来, 当这个耕田郎提着鞭子赶 来的时候, 牛看到的人已 经变得异常渺小,它猛然 拉豁了串在自己鼻孔里的 绳子,开始狂奔起来。

牛疯了,它在踩踏 切,它在冲撞一切!

而等待一头疯牛的,是 ·柄断它喉管的片刀。

能磨出一碟子浓淡适宜的墨汁。



贺友直 图/文

迁移到延安中路 的一条弄堂里 (现今是译文出 版社)。过不久 "文革"开始,这

比,但是在出版系统里,上海仅有文 艺、人美是全国性的,上海人民出版社 还挨不上。因为等级高任务就重,任务 重就职工多,职工多了办公的场所也就 要多了。1956年新美术并入人美后,这 幢楼就归人美了,一处是史量才的老宅, 人美原有的一处据说是汪裕泰茶庄的,

> 走街穿巷 忆旧事

后来不知由于什 么铜仁路的房屋 让给xx局,连 编、连创两个室

禁酒不禁烟,烟吸的是气体,对烟君子们 来说也可过瘾解愁,但对同愿华们是无 益有害的,幸好贴隔壁一幢屋是家饼干 蛋糕工场。此时尚能促生产, 偶遇两北 风时会飘来阵阵奶油香气, 风还带点甜 味。有这种感觉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听说这爿工场每天对外卖做坏的碎蛋糕 碎饼干,这对牛等来说既不可望更不可 及。奈何!

里改为牛棚,牛们不编不画,改为写交待

了。三餐虽管饱,但不知肉味何止三月,

写下《身影》这个标

题, 我已经想到了它的含

义,按照第6版《现代汉语

词典》对"身影"的注解,就

所谓形影不离.

非如此简单。

我的工作单

位是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它的

规模虽然不能与

金融、大工业相

是身体的影子。我觉得要 进一步引申的话,答案并

首先要有"形":形,即 身体,影.则为身体的 影子, 而影子的出现 必须要有"光线",离开这 个前提,是看不到影子的。 若是大白天,必须在阳光 下才能看到身影, 假如是 阴天,则无"影"可见,索性 是雨天,反而能看到路面 水中的倒影;不过,水中的 影子还得看风的脸色,无 风,能见到整个身影;有

风,影子便会支离破碎。 夜晚, --个人行走在 路上, 皎洁的明月可以将 这个人的影子投射在路面

上,倘若没有皓月,明亮的 灯光也能显现这个人的身 影。总而言之,无论是人的 身影,还是物的身影,或者 动物的身影,皆由"光"来 呈现。说到"光线",它照射

吉建富

的方向决定了影子的方 向,如果光是从后面照射 的,我们能够瞧见前面自 己的身影,反之,身影则在 我们的身后。

读者一定注意到了, 我所描述的"身影"全都是 有形的,我觉得,我们每个 人还有无形的"身影",那 就是一个人的信誉! 虽然 看不见摸不着, 却像影子 跟着一个人的终身, 即使 这个人死了, 有形的身影

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个人 的信誉--无形的影子却 永远存在! 比如某人生前 信誉度极佳, 人人都信任 他,就算此人离开人世已 经数十年,若再被人提

起, 还会受到众人的 称赞。

再比方说,某人 生前是个不讲信用的 人, 没一件事会兑现 自己信誓旦旦的承诺,即 使这个去世了好多年,若 被人提及, 众人照样嗤之 以鼻。

人人都有身影, 无论 是有形的,抑或无形的,关 键的关键是自己, 所谓身 正不怕影子斜:站直了,堂 堂正正做

个正直的 人! 我们将 无愧于自己 的身影。





都觉得过去的春节有味道, 这个味道离不开鞭炮、灯笼、红 烧肉,特别是贴春联。

我小时最喜欢年底那几天。 左邻右舍、周边村队,熟悉的,不 熟悉的,都抱着红纸,到我家找 我父亲写春联。四十年前大别山 区,识字的不多,能提笔写字的 就更少。我也有得忙了,首先要 翻"新历书"-一就是国家每年 出版的历书,区别于老黄历,从 里面"高大上"的春联里面挑出 些略带诗情画意的,用笔画上 钩.作为候选。磨墨,也是我的 活。那时候不流行墨汁,要在砚 台里面放上清水,然后用墨去 磨。砚是正宗的歙砚,墨是胡开 文的,都不金贵。只是磨墨要费 一点功夫的,常常手腕发酸,才

不能有失误。家家都是穷得叮当 响,红纸虽然不贵,也不会多买 哪怕一寸。脆脆的大红纸不能裁 歪,更不能裁破。记得一张红纸

裁红纸的活,父亲亲自干,

裁成四个长条,可 以做两副春联。裁 好后,在吃饭桌上 摊开,爸爸站在一 头写,我在对面拉

着红纸,让纸张挺直,爸爸写好 个字,我就拉一小截。写好一 条之后, 评论一下哪个字写得 好,哪个字还不够完美,然后扯 直着,"抬"到空地上,晾干。

那时候大家都穷,大部分乡 亲都是两手空空而来,但也有带 一点东西的,作为润笔。润笔五 联,就像左右脚穿了不是同一双

花八门,给一两个鸡蛋的,送一 两块水豆腐的,舀一碗米的,也 有送几支香烟的。春节前后是婚 嫁的高峰,如果谁家要娶媳妇、 嫁女,每扇门都要贴春联,还要 写"囍"字,挑嫁妆的礼篮上还要

写"苏才郭福、姬子 彭年"之类,任务很 重,就要提前来 写,那一般都会送 ·包香烟,或者斤

把红糖,用报纸包成三角包。 富一点人家甚至会送一两斤猪 肉,这可不得了。要知道,很多 年, 过年就一斤猪肉。

见缝插针,摊在一地的对联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家不认识 字,拿回家贴的根本不是一副对

鞋子一样。所以,拿走时,我要来 "发货",哪是上联,哪是下联,都 由我来交代清楚。我识字早,学 对子也早,搞得比较清楚。到了 十多岁,父亲鼓励我做春联了 自我感觉比"新历书"上的那些 政治春联要好得多。至今,我还 喜欢对对子,编对联,与一批有 传统文化情结的人相唱和,可惜 父亲已经看不到了。

家家户户大门上红彤彤的 春联,加上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和红烧肉 的香味,以及到外都是的鰤炮红 色碎末,是那时候春节的味道。



年货里面 十日谈最重要的一样 就是香肠。明请 看本栏。

切,慢慢走,慢慢看,慢慢想……

摊位。只见摊位到处插着黄绿双色的 小旗,摊贩们吆喝着,场面相当热闹。 集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但卖的食品货品却相当粗 糙。我看到一些物品似曾相似,一问果然不出所料,来 自中国广东,大部分的衣服鞋帽日用品"中国制造"

在博加尼,当地人的生活其实相当贫困简单,但人 们丝毫没有怨天尤人,尤其是孩子们更是无忧无虑,读 书踢球跳舞唱歌,每天乐呵呵地过日子。想得简单活得 简单才会长肉,但人生想要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古人崇 尚青帘沽酒,红日赏花之闲趣,但都市人则不甘寂寞、 沉迷于太多无情无趣的享乐。在马塞马拉营地的这五 天,没有现代通信的打扰,早起早睡,吃饱干活,生活再 简单不过了。于是,我有了时间或记录心情,或倾听音 乐,或怀念一些旧人往事,感动着并快乐着。一切的一

心已启程,天若有情,一如既往,佑我前行!